



萤火之光系列

1095天前  
我遇见饶空

从此  
我的小世界  
与他有关

叶离  
著  
YE LI  
WORKS

# 漫长告白

*Long confession*



我们天真地以为  
安静而用心地喜欢一个人  
就会被原谅所有的卑劣

最漫长的告白  
是最念念不忘的青春

请把你心中的那句话告诉我  
我就会在第一声喧嚣的蝉鸣里苏醒过来

90后男神作家

· 叶离 ·

首部剖白式  
校园作品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oppnet.cn>

仔细聆听，这个盛夏长大的声音

叶离  
著  
YE LI  
WORKS

：曼长  
：告白

Long confess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长告白 / 叶离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90-0210-7

I. ①漫…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36号

## 漫长告白

---

著 者: 叶 离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张 山

复 审 人: 李 民

责任编辑: 周 欣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周 丽

责任印刷: 陈 晨

---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mailto:clap@clapnet.cn)

[zhoux@clapnet.cn](mailto:zhoux@clapnet.cn)

---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25千字

印张: 9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210-7

定 价: 24.80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C

O

N

T

E

N

S

- 001 序章
- 007 第一章 新夏
- 031 第二章 隐歌
- 053 第三章 消弭
- 073 第四章 覆暖
- 094 第五章 冷焰
- 118 第六章 森绿

# 漫告白

目

录

C

O

N

T

E

N

S

- 139 第七章 倾海  
164 第八章 花结  
186 第九章 惊雷  
208 第十章 寒雾  
234 第十一章 漫漫  
259 第十二章 澄空  
275 终章  
279 后记：片刻即永恒

漫  
长  
告  
白

## 序章

---

白天里还卷裹着层层热浪，恨不得将空气里最后一滴水分都榨干的风，到了夜晚，却略微收敛起来，像一张透明而温热的纱，贴着额头、脸颊和脖子滑过去，留下怎么也抹不干净的黏腻感。

虫鸣阵阵的夏夜，总飘浮着涩涩的咸味。

不管是朝前还是往后，脚下的这条环城公路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尽头。路灯如同某种精确的测量标准，沿着这道漫长的曲线整齐地排列下去。每盏灯的照明范围有限，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几乎陷入了模糊不清的黑暗。但丛生的杂草仍提示着，周围是一片连路都不存在的荒地。虽然还是能轻易看见远处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迷路了。

简森在路边停了大概十几分钟，抬起手抹了抹湿润的眼角。面对第一次就这么失败的离家出走，简森心底终于还是泛起了一丝悔恨。但藏在这悔恨背后更多的是对自己无能的怨恨。原以为想要离开那个“家”的决心足够支撑自己走上很远的路，至少不是仅仅到这里就迷茫地停住了脚步。

越觉得自己没骨气，眼泪就越是流个不停。

简森向附近的路灯走过去，蹲在那片巨大的黄光下面，将下巴埋进抱着膝盖的双臂里。影子缩成一团微颤的黑色。

三年前的某个夜晚，简森和同龄的伙伴们挥洒着汗水心满意足地从夜市归来。原本是同过去没有任何差别的夜晚，途经的路口电瓶车摩托车，还是完全不顾路人的安危像迁徙的鱼群穿梭过去，规模相对比较大的那家超市生意依旧一如既往地红火，她经常会去买最新漫画杂志的报刊亭也如常地早早关上了门。

就是这样同过去没有任何差别的夜晚，当简森还没来得及跟朋友们告别，便发现家门前的那条巷子围满了人，视线拉远一些，便是快速闪烁着的红蓝色灯光，以及自己家所在位置上空腾起的巨大火光。

十四岁的简森脑海一片空白，她瘦小的身体一个劲地往人群中挤，眼泪已经抑制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可直到穿过人墙真切地看见着火的就是自己家时，她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没能发出一丁点声音来。她试图想要继续往里走，还好这时认得她的邻居大妈一把拽住了，声音尖锐地喊道：“啊……还好你在外头，简家的小女儿没在屋里，没在屋里啊！”后半句是对周围的人说的，大大抬高了音量，紧接着所有的目光聚焦过来，甚至还引起一阵庆幸的欢呼。伸过来安慰的手多了，简森的肩膀被拽得生疼。

“我……”哭得满脸是泪的简森吐出一个音节。

“什么？”扶着她的阿姨低头看过来。

简森仰头望向她：“我爸爸……你看见我爸爸了吗？”

眼前的人神情为难、无言以对，火光中，家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简森住进了伯父家。伯父是开修车行的，平时虽然一天到晚都忙得不可开交，但要养家糊口还要供儿子上大学，生活也算不上富裕。从简森住进他们家第一天起，伯母的脸上就没收敛过“嫌弃”的表情，伯父平时很忙，根本没人在乎过她失去父亲后的感受。为了融入这里，简森每天除了上学，还会帮忙干

家务，功课则留到夜深人静时再借着楼道里的灯做完。后来她还专门学了简单修理单车的技术，偶尔帮着换轮胎、修修链条什么的。但即便如此，伯母对待她这个“拖油瓶”的态度依然没有任何转变。

简森也并没有就此消沉，至少在外地念书的堂哥在了解了事情缘由之后特地打过电话来安慰过她：“不要难过，安心在我家住，知道吗？”尽管伯父伯母也在场，握着听筒的简森还是因为对方的这句话而鼻酸起来。

直到暑期堂哥带了女朋友回来，无意间听见他跟伯母提起说女朋友不是很喜欢她。

“觉得小森有点孤僻，让她不自在。”

最后的一丝温暖也彻底消失了，于是她有了离家出走的想法。却没想到隔了两天后鼓足勇气离开自己，眼下会懦弱地蹲在环城公路上哭起来。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委屈和酸楚，似乎都要靠着这没人能看见的眼泪，抽丝剥茧般从身体里发泄出来。

“嘿，你在哭什么？”

头顶上方有声音落下的时候，视线里有半个单车轮胎停下来。

简森抬起头，朝声源望过去。一个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少年背着光正朝向她，双手扶着车头，单脚撑地。

“不说话？”见女生沉默太久，他叹了口气，“好，不需要帮忙的话，那再见。”说完，对方重新踩动踏板，往前骑去。

简森没来得及发声，身体却立刻站直起来，她望着少年的背影，忘记了脸上还挂着泪。

视线中，已经骑出好几十米远的单车绕过大大一个弯，几秒后再次停在了她面前。这回视线齐平，简森看清了他的模样。干净清爽的短发，有着几分可爱的稚嫩的脸，眼睛不算大，配上精巧的鼻子倒也算好看。尽管在夜色中，还是能看出唇色是恰如其分的红。



肩上背着书包，外套也是某所学校的制服。

大概是看见了女生脚边的背包，男生问道：“也是补课回家？”

简森摇摇头：“从家里出来……迷路了。”

男生恍然，问道：“所以打算继续迷路，还是让我送你回家？”

见女生又不说话，他正好继续给出台阶，接着说道，“像我们这么大的人，是跑不出他们的手掌心的。”

等简森反应过来，他所说的“他们”与自己想要逃离的“他们”并不一样时，男生已经拍了拍后座，说：“走吧，不然太晚了我去也要被骂。”

上一次坐在单车后座的记忆，还停留在自己很小的时候。独自抚养她长大的父亲上班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追溯不出年岁的单车。父亲每天上班送她上学，下班接她放学，偶尔遇上天气不好或是忙的时候，简森需要在校门口等上一段时间，才会看见满头大汗朝她奋力蹬着车轮的父亲。只是这记忆永远都不可能再出现了。

“考试考砸了？还是父母逼你再多上一个补习班？”有些凉意的风将男生的声音吹过来，能隐隐闻到淡淡的花露水的味道。

简森握着车垫的手加了点力：“都不是。”

本以为对方会继续追问缘由，中间却陷入了沉默。从公路拐进市区，被告知了地址的男生再次出声：“哈，你走得还蛮远的啊……不担心回不来吗？大晚上坏人很多的。”

这时，不知是不是车轮碾上了石子，颠簸了一下，简森惊吓地“啊”了一声。前方的男生立刻提醒说：“抓住我的衣服，得骑快一点。”

下一秒对方果然更加卖力地蹬起踏板，简森条件反射般地握紧了他腰间的衬衣，手背无意隔着布料碰到男生的身体，一阵烫手的温热。

鼻尖还能捕捉到花露水的味道。一朵不知从何处飘来的花絮停

在男生的发间，风怎么也吹不走。

突然，车轮一滞，没回过神来的简森额头撞向男生的后背。正疑惑“怎么了”的时候，前面的男生已经双脚着地，懊恼地说道：“链条掉了。”

简森从后座上下来，低头看了看，一根黑色的链条在踏板下方垂成一道松垮的弧线。她帮忙踢下撑脚，轻轻推开男生，随手捡起路边的树枝蹲下身：“让我来。”

男生诧异：“你居然会修车？”

“这种程度……不算修吧。”简森熟练地将链条挑起来，“还好不是轮胎破了，不然没有工具会很麻烦。”

“好厉害……”

“我家……我大伯家是开修车行的。”她解释着，随后丢开树枝，扶着踏板绕几圈，“好了。”

借着明朗的光线，男生仔细看了眼简森的脸，想到了什么似的指着她：“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应该……没有吧。”简森拍拍手心的灰。

“……是吗？”男生还在回想。简森发现已经到了家附近，于是便跟男生道别：“我家就在前面，我可以自己走过去。谢谢你送我回来。”

转身没走多远，男生推着车追上来：“我看前面有点黑，还是我送你到家吧。”简森看看前方黑掉一片的路段，只好点头。

直到走到店门前，两人都没有说话。卷帘门半掩着，灯光从底下三十厘米的缝隙里透出来。担心伯父他们发现，简森赶紧提醒似乎还在想事情的男生：“我到了。”

男生恍然地抬头说道：“哦，好……”接着用起大人的口吻，“以后这么晚就别乱跑了。”

简森抿了抿嘴。

“那我走咯。”男生扶着单车刚转过身，店内有说话的声音传出来，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女人在讲电话。

“对对对，你就是那位想领养我们家小森的孔先生吧？”

“……我们家小森乖巧得很呀，什么家务活都会做，还会修车呢！”

“具体看您什么时候方便，地址您先记一下，随时过来都是可以的……”

“喏，孔先生，钱多钱少都看您，我们也不是卖孩子……毕竟我们家只有这一个女儿，我小叔一个人养这么大也不容易，你说吧？”

简森回过头，发现男生还在原地，刚才那些他应该也听到了。看着对方满是诧异的脸，她只是朝他轻轻笑了笑：“你快回去吧，很晚了。”

——“像我们这么大的人，是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的。”

——“可是就连想将我握紧的手掌心……都没有了。”

## 第一章

[ 新夏 ]

• • • •

01

简森是无意间看见那个名字的。

文科和理科的名单并排贴在走廊墙壁上。开学第一天，毓秀楼底层走廊成了人气最旺、最热闹的地方。

简森挤在心情同样急迫的学生当中，努力仰着脖子，一行一行地寻找着姓氏上的竹字头。可越是想找到什么，那个东西就越不出现。第一遍没有收获，于是视线开始第二轮搜索，这次却很快在文科二班的范围里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二班是重点班之一，志忑了整个暑假，简森舒心地松了口气。

正打算从人群里脱离出来，随意扫过名单的视线突然定住，随之女生的身体也僵住了，以至身后已经为她让开道的男生不爽地“啧”了一声。简森顾不上回头，生怕看错了，不顾他人的不满用手指按着名单，慢慢朝与自己隔着一小段距离的那个名字逐行移过去。

祝羽溪。

确认与脑海里所存入的记忆一致后，像是收到了一份附加的惊喜般，她的嘴角又往上扬了几分。

二班教室在顶楼，简森顺着人潮沿着楼梯往上走，难免会碰到

不少昔日交情甚好的同学，眼下彼此不在同一个班里，对方纷纷过来依依不舍地挽起她的胳膊，简森有些招架不过来。

“好舍不得和你分开……”

“以后没人翘掉早读给我买早餐了。”

“没有你，我怎么完成那么多作业啊！”

“肯定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愿意帮我值日的好人了……”

被团团热情簇拥着，简森安慰她们说：“以后也可以来找我啊，随时欢迎。”这才让她们松开怀抱着自己的手，安心去寻找各自的教室。

曾经和简森同班，或者认识，哪怕与她只有一点点交集的人，对简森的印象，都是如出一辙的好。友善亲切，学习努力刻苦。寻求她的帮助，几乎不会被拒绝。对于班里的女生来说，简森简直可以位列“值得交的朋友 TOP1”的绝对地位。因而面对文理分科之后的离别，比起分数，有那么一部分人更关心能否继续和简森坐在同一间教室里。

简森心里也是失落的。只不过这份失落和那些人不一样，不舍当然也会有，但她更可惜过去一年用心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在经过一番打乱筛选之后，如同雨后的蛛网支离破碎。她像一只小鸟，在熟悉了一片森林后不得不迁徙到另一片森林。但是，这份不安的情绪也没有在她心间停留太久，毕竟与人和睦来往，怎么在对方心中竖立美好形象，是她这几年最擅长的事。

无论是在森林还是荒漠。

在外地出差的孔叔叔打电话来时，简森刚走到教室门口附近。

“出门了吗？到学校了？”

“嗯嗯，到了。”

“早餐吃了没？”

“吃了。”简森也关心地问着，“叔叔你呢？”

“我还没，在去开会的路上，赶不及。”那边隐约传来喧嚣的车声。

“辛苦了。”简森接着问道，“叔叔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吧。怎么了？是不是孝君又和你闹脾气？”孔叔叔语气紧张。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口问问。”注意力从电话上分散出去，她正好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随着几个女生走进二班的教室。

电话那头还在关心地问候着。当简森回过神，对方已经反复喊了好几遍她的名字。

“啊……我在。”

“嗯，刚才叔叔说的都记住了吗？分科了，要更努力一点。”

通话以简森一连串的“好的”“我知道”结束后，女生收起手机，稍微打理了一下刘海和校服，也走进教室里。

刚进门，脚底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简森弯腰捡起来，不知是谁掉了的校牌，翻过来，上面印着的“祝羽溪”三个字让简森愣了一下，视线移去校牌左边的寸照，尽管是极其简单普通的红色背景，但女生光洁的额头和娇小的脸蛋在那么简陋的柔光下，反而越加显得清纯可爱。

简森抬头往周围看去，女生已经和旁桌的人打成一片，热热闹闹闲聊着天。虽然大家才刚认识，但坐在中间的她显然已经成为话题的中心，无论是神情和语气都令人没办法不多看几眼。

“你校牌掉了。”简森走过去，递在她面前。

女生先看了一眼胸口，然后感激地接过来：“呀！谢谢你。”

简森浅浅笑笑，正想回身，对方叫住了她：“你也是这班的？”

“嗯。”简森小声应着。

“这有糖，吃吗？”女生指指散落在桌面的零食包装袋。

简森还没来得及说自己不爱吃糖，女生已经拈起一颗塞给她：

“给，特浓奶味的。”

简森抬眼迎上女生看过来的盈盈的目光，将那颗白色的糖握进了手里。

就是她。

02

再次遇见他，是在去年的冬天。

光吉是一座不大也不小的南方城市，一旦进入冬天，非但没有如同热带岛屿国家那样的舒适气候，温度还迫不及待地降至零度以下。加上每隔几天来一场绵绵细雨，刺骨的凉意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空气中扩散。

实在太冷了，就连女生都不再顾及形象，御寒保暖才是重中之重。那天简森里三层外三层地将自己裹起来，将羽绒服上毛茸茸的帽子扣在头上，脸上蒙着口罩，冷倒是不冷了，但行动却有了不小的阻力。所以只是爬了两层楼梯，女生就已经有些气喘吁吁。正准备继续往上走，才想起答应了同学的早餐还没买，于是又不得不原路返回，往食堂走。

教学楼离食堂有点远，早读课之前，路上熙熙攘攘都是人。天又下着小雨，五颜六色缓缓移动的伞面满满占据在视野里。距离上课没多少时间了，简森只好加快步伐。而就在她快走到食堂门口时，有一张脸匆匆从眼前晃过去，虽然只有一瞬，简森也立刻认出了他。

再回头，男生已经不知被哪把雨伞遮蔽了。

当时简森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早餐也不买了，转头穿行在人潮之中张望起来，可惜对方早就失去了踪迹。

既然在同一所学校，那么寻找起来就不是多难的事情。尽管如此，简森还是为此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原本只是好奇，之后又考虑着找到以后跟他好好道个谢。但当简森再次在同栋教学楼的走廊碰

见他时，她不仅没勇气上前跟男生打招呼，甚至连脚步都没能往对方的方向前进，而是转身藏到了墙壁后面。

大概是男生的关系，和当年相比，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稚嫩的脸有了利落英气的线条，眼睛也深邃了，头发剪短了些，五官依旧是好看的，而且多了大部分男生缺少的清爽气质。最明显的还是身高，伸手的话应该可以碰到门框上的教室门牌。在一群年纪相仿的高中生中，尤其显眼。

当躲在墙后的简森盘算着怎么自然地走上去跟他打招呼时，突然某间教室里走出一个女生，轻快地跑过去双手随意地搭在他的肩上。男生也不推开，微笑着倚着栏杆和她有说有笑。

那一刻，简森心中只有一种感觉——无论什么时候跟他照面都好，只有现在不行。

于是，她就在那个角落藏了十分钟，脚都冻麻了。直到教室里有人朝他面前那个女生喊：“祝羽溪，你还回不回来抄作业了？”

“抄抄抄。你小声点行不行啊？生怕老师听不见是不是？”

祝羽溪从昨晚电视剧的讨论中抽出身，操起一本书拍在同桌男生的后背上。

这是过去一星期，高二（2）班早晨最常发生的场景。男生嗷嗷大叫鸣不平，祝羽溪充耳不闻，扯过他的练习簿飞快地往自己的作业本上誊。

每当这时候，坐在前排的简森都会忍不住回头看几眼。有时候撞见祝羽溪正好也望过来，女生还会冲她眨眨眼。

新课表公布的那天，简森在讲台抄好后，回到座位，听见祝羽溪询问着身边人愿不愿意陪她去厕所，碰巧大家都在忙，她吃了好几通闭门羹。祝羽溪嘟着嘴无力地趴在桌上，简森放下书，小声道：“我陪你去吧。”



“好啊好啊！”祝羽溪顿时来了精神。

或许是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做任何事，所以为什么女生连上厕所这种事也喜欢找个伴，简森是不理解的。可能是因为对于大部分女生而言，倘若连一起上厕所这种事都做不到，又怎么能称为朋友呢？是某种意义上定义友情的标准。

尽管她和祝羽溪还不是朋友。但她想。

简森从隔间出来，祝羽溪已经在洗手台洗手。她加快步子走过去，拧开了龙头：“久等。”哗哗的水流穿过手指，耳边传来的却不是祝羽溪的声音。

“那个……祝羽溪……”简森在水中搓掉手掌上不知何时沾上的黑色墨水，一边朝声源看过去。有个短发女生过来与祝羽溪说话。

“干吗？”看祝羽溪的反应，两人似乎并不认识。

短发女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递过去：“我想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饶空……可以吗？”语气明显在最关键的那个名字上绊了一下。

“可以呀！”简森还未从这个状况里回过神来，身边的她已经将那封一眼就知道代表着什么的信接了过来，“举手之劳。”比起脸，祝羽溪的马尾离自己更近一些，简森看着它们像弹簧似的利落地甩了两下。

事情似乎比预想的顺利太多，短发女生激动地道过谢后，跑去与等候在一旁的同学会合，隐约还能听见她们之间的一小段对话。

“哇，没想到她这么好哎！”

“我还以为这种事情她肯定不会答应的……”

被一堵墙阻隔后的声音就再也听不见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阵如同玻璃碎裂般尖锐的，纸张被撕碎的声音。